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先進篇〉第二十三章第二段。

我們上次學習到，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這段等於經的正宗分。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第二段：

【子路率爾而對曰。千乘之國。攝乎大國之間。加之以師旅。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為之。比及三年。可使有勇。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】

「一句一個樣，一段一個樣，沒有重複的文在其中，而且一脈到底。以下第二大段分三小段三個樣。」

『子路率爾而對曰』，「子路率爾而對曰，率在釋文上有作卒（音醋），卒就是未經考慮，突然間就說。若說子路向來直率，未免太浮躁。又說子路急急忙忙起來就說。又有人說，沒有起來就說。這都是多加的。」雪廬老人講，有一些解釋是解釋子路當時說話的情形，這個都是多加上去的。「《禮記》云：唯而不諾，若說子路急急遽遽就起來回答孔子，那是對老師很謙恭，很好。後人批評子路的是非，都不對。子路是直率的個性，孔子有問，子路匆匆忙忙答覆，有何不對？對是以下對上說話，子路說什麼？」

『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』，「千乘之國，一千輛兵車的大國家，像齊魯的大國找不出幾個。子路一開口就說千乘之國，必須注重這一句。攝乎大國之間，夾於大國之間，國家出亂子都在鄰國，中國打戰，多與俄國，跟美國就少，地理不方便的緣故。居家也是如此，所謂親朋遠來香、鄰居高大牆，朋友數、斯疏矣，必得有

點空間。千乘大國夾在兩個大國中間」。

『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』「加之以師旅，兩個大國對我們增加師旅，大軍曰師，略小的軍曰旅」，師就比較大，人數比較多；旅就是人數比較少，比較小。「發動小軍隊或大軍隊來加害我們的國家，這就不安定。不但不安定，因之以饑饉，因，又也」，又因為這樣。戰爭不但帶來國家的不安定，因為這樣也會遭遇到饑饉，缺乏糧食。「饑饉，年景收成不好。一年荒，二年荒，百姓受不了。外面有兵打戰，國內又無食物。一打戰，兵有糧可吃，沒糧食的百姓多，國家更不行。」

『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』「如此，由去幹，比及三年，比，《說文》，近也。」《說文》講，比是近也，接近的近，近也。「近及三年（現今不採取此種說法）」，現在不採這樣的說法，「下段也說比及三年」。比，比較的比，「比，案驗也（採取此說）」，採取檢驗、案驗這個說法。「辦政治者都懂得，從前天子巡狩，如今是派委員到各縣監察，如今是不定時」，到各地方去巡察，「從前有一定」，現在沒有一定的時間。古時候有一定的時間，天子派大臣到各地巡察（現在講考績），看看各地的官員在地方上政治辦得好不好。所以，「三年一比，一到三年要大比，考察三年所做，或升或降，一個個比較，升或調不能隨便」。這是考察他的績效辦得好不好，辦得好，要升官；辦得不好，或者要降級，或者要調職，一個一個比較。這個也不能隨便升遷或者調職，所以要慎重去考察。「幹了三年，要三年大比，考察驗收所辦的事，看看成績。可使有勇，注重可字」，可這個字。「可以叫老百姓都有勇氣，沒吃的，大國圍著，百姓更振奮起來。在危急的世代，子路去幹，不但使百姓有勇，且知方也，政治的軌道絕不能亂來，例如親上事長，孝悌忠信都不能亂來。」

『夫子哂之。』「說完了，夫子哂之，微微一笑，如俗話說的冷笑，汝以為何如？」

【求爾何如。對曰。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求也為之。比及三年。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。以俟君子。】

『求爾何如？』「夫子一哂之」，夫子一微笑，「文章又變了，大家都不敢說話了。孔子才說求，爾何如，指著冉求叫。大概他們坐在一個席上，不說不行了」。

『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』，「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。或六七十，或五六十，還不到百里」，還不到一百里地，這個地區不到百里。「前面子路是說千乘之國。子路問聞斯行諸，孔子答有父兄在；冉求問聞斯行諸，孔子答：聞斯行之，因為求也退，由兼人。」上面一章我們有學習過，弟子問同樣一個事，孔子回答不一樣，因為對象不同。子路問孔子，聽到什麼事就馬上去做嗎？孔子回答，有父兄在，應該先跟父兄商量再去做。冉求也同樣問聞斯行諸，孔子回答聞斯行之，馬上去做。因為冉求求也退，他就比較退縮，遇到事情太過於斟酌；子路他是很積極的、很有衝勁的，所以夫子回答他們兩個都不一樣。

「比及三年，冉求說，我要在那裡幹，等到三年大比之時，可使足民，可以叫人人有吃的。民生主義要緊，先足民，再足食，再教育，求死不都遑了，何來的餘暇治禮樂？」這個就是民生問題是首先要解決的，人民都沒有吃的，那其他都不用談了。沒有得吃哪有辦法去辦教育？都快餓死了，求死都來不及，哪有時間來治禮樂？這個就做不到了。就如同我們佛門講的「法輪未轉食輪先」，食輪有了、足夠了，大家才有心情、才有時間來聽經聞法。儒釋道實際上是一樣的道理。

『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』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，禮樂我辦不到，要等後來的君子來辦。」

「這段兩謙、一不謙」，有兩個是比較謙虛的，一個是不謙虛的，「方六七十等是一謙，禮樂以俟君子是二謙」，第二個謙，謙虛的謙。「可叫足民，這是不謙。這可字很重要。」

【赤爾何如。對曰。非曰能之。願學焉。宗廟之事。如會同。端章甫。願為小相焉。】

『赤爾何如』，「公西華也不說話，孔子叫說：赤，爾何如，公西華你怎麼樣呢？」

『對曰：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。』

「對曰，第三位更難，答的不與第一、二位相同。」

「非曰能之。我要說：我不是說能這麼辦，只是談志向而已。願學焉，願學著辦。願學什麼呢？宗廟之事。祭祀是國家大典，所以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宗廟就是太廟。如會同，或是會同的事，會同是諸侯見面，不在宗廟，另外築壇，兩國在盟壇見面。有大小會同，兩國見面為小會同，若齊桓會諸侯，會若干國家就是大會同。會同時必須有儉相，替國君說話，如閭相如在澠池之會當相，又如夾谷之會孔子為相。大會有大相，小會有小相，祭祀則無相。」

『端章甫』，「端章甫但穿的衣服不一樣，在朝廷、祭祀的衣服有一定的禮服，會同也有禮服，但比較簡單。禮服各代都不同，很難考證，如平劇中的張飛、趙雲所戴的帽都有名字，都不同。朝會、祭祀戴冕旒，會同時戴皮弁，考據有種種衣冠法，我們不懂，可以不了了之。」

「端章甫，禮服的總名。端者，開端。衣冠等皆必須整整齊齊。端代表衣服，章甫代表帽，這是殷代的名稱。若周朝的帽較小，會同必須穿這種禮服，如今，軍人有軍裝，法院也有服裝，文人則

穿得不中不西。」

『願為小相焉』，「願為小相焉，穿上禮服，可當小會同的小相，大相還當不了。這是謙到底。孔子說：赤也可以束帶立於朝，又如子華使於齊，乘肥馬等，公西華懂禮貌」。

【點爾何如。鼓瑟希。鏗爾。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二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】

「以上三段，為第二大段。下文一段，又有變化，為什麼？因為四個人有所不同，曾皙不和這三人同坐，因為這一天可以隨意。曾皙在鼓瑟，所以不坐在一處。」

好，今天我們先學習到這段，下面的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